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七十五

宋　王　稱　撰

列傳五十八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也為人質直剛勁舉進士為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遷祕書丞集賢校理范仲淹以言事忤意宰相貶饒州諫官御史不敢言靖上疏論仲淹不當貶且言陛下親政以来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坐落職監筠州酒稅徙泰州

知英州以母憂去官免喪復爲校理除右正言方是時仁宗厲精政事增諫官員將以有所爲靖數言事合意慶歷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絶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靖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尒是不可聽也朝廷雖是其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靖諫議大夫以報卒屈其議

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
事是歲除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使来
告捷又以靖往報靖通外國語至為蕃語詩為御史劾
奏出知吉州靖嘗劾茹孝標不孝坐廢靖既失勢孝標
因之告靖少時嘗犯法靖聞之不自得左遷將作少監
分司南京六年起知虔州以父憂去官儂智高陷雍州
乘勝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喪次起靖以祕書監
知潭州改桂州智高圍廣州不克則還據邕自智高初

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靖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靖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令不納必怨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朝廷遣狄青會靖兵敗賊於歸仁智高去入海邕州平除工部侍郎仍帥桂管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知青州除吏部侍郎交趾冦邕州殺五巡檢以靖安撫廣西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

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遷尚書左丞知廣州拜工部尚書代還卒于金陵年六十五贈刑部尚書謚曰襄

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游人也舉進士歷漳州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遷祕書丞知諫院兼修起居注仁宗以天下久安而西師無功慨然厭兵思正百度排羣議進用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襄在選中於是宰相呂夷簡寵遇最隆襄言其過請罷

其軍國大事元昊使人乞和所請過多襄上言曰元昊始以元卒之号為請又欲稱男而號吾祖此足見羌戎悖慢之意令縱使元昊稱臣而上書於朝廷自稱曰吾祖朝廷賜之詔書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為利為襄立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以父憂去官服除復修起居注御史唐介以直言貶春州别駕襄言貶太重介得改英州遷起居

舍人知制誥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宰相梁適罷臺職襄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輒封還之仁宗嘉其有守聞其母老特賜冠帔以寵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進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福州復移泉州襄為政精明而於閩人尤知其風俗時閩士多好學而專詞賦以應科舉襄得鄉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嘗至數百人襄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

學行著稱鄉里裏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賔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襄下令禁止於巫覡生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絶之召拜翰林學士三司使仁宗山陵襄總其事調度供億皆數倍勞費既廣為議者所非初仁宗既立皇子而外人稍言襄嘗有異議英宗在慶寧閗之及親政數問大臣襄如何

人因襄數請告英宗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頻多而襄久在病告何不更用人後夏人犯邊英宗又曰邊事將興軍須未備三司當擇人襄聞之不自安遂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遷禮部侍郎知杭州於是韓琦進曰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為鑒歐陽脩曰陛下曾見襄章疏否英宗曰不見也脩曰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令婢子學石介書歲餘學成仍偽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為言者

所發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臣亦嘗為小人嫉忌偽作臣一劄子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羣閹亦賴仁宗保全由是而言陛下曾見襄章疏猶須更辨真偽況傳聞疑信之言哉英宗曰傳聞何可信也未幾襄丁母憂以疾卒年五十六贈禮部侍郎襄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而哭嘗會飲會靈東園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指為襄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仁宗以問襄襄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辨退亦未嘗以語人工於書人得

其字以為珎藏仁宗尤稱愛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命
襄書之其後又以襄書温成皇后父清河郡王碑襄不
肯言曰此待詔職也性者忝第其品目以為譜云
何郯字聖從成都人也舉進士由太常博士為監察御
史遷殿中擢侍御史知雜上疏言宰相陳執中寡學術
參知政事丁度輕脫樞密使夏竦回佞皆不協人望不
當在此位親從官謀不軌竊發寢殿而連日賊未得内
臣楊懷敏倚夏竦冀免失職之過郯劾其罪章累上而

懷敏未去鄭言不已仁宗正色曰古之諫臣常有碎首者卿能行此否鄭曰古者諫不行言不聽故臣有碎首今陛下從諫如流何用此舉必若碎首龍墀則美歸於臣子而過在君上臣不忍為也仁宗悅懷敏遂斥去方是時諫官有進姦言者以賊之根本起於皇后閤意欲傾中宮以進貴妃且言貴妃有扈蹕之功鄭曰此必姦邪之人欲陷皇后願陛下詳察仁宗悟鄭由是名重朝廷又言郭承祐不當為宣徽使張堯佐不當為三司使

居職三年以親老乞郡除直龍圖閣知漢州就遷集賢殿修撰知梓州進天章閣待制入判銀臺司殿中丞龍昌期上所注書賜章服鄭言昌期異端之學不宜崇長詔追所賜文彦博少從昌期學惡鄭言出為龍圖閣直學士河東都轉運使劾奏故相梁適帥太原職事多弛適徙河陽又劾内侍蘇安靜為都鈐轄怙寵不法而安靜亦降為河中府鈐轄英宗即位移知永興軍從河南府鄭上九事一曰開聽納二曰遵典故三曰敦教化四

曰辨邪正五曰明功罪六曰寛刑典七曰擇監司八曰進賢才九曰重名器召還判三班院知梓州始鄉為御史鯁切無所避為仁宗所知晩節稍回畏在梓州因地震言陰盛臣彊以譏切韓琦又乞召還王陶以合上意由是名聲損於御史時也後提舉玉局觀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

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也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知蘇州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償之摯曰貸民所以為

惠也反撓民可乎奏請緩期輸之慶歷中為御史權知諫院元昊納欵石元孫來歸議者欲援赦釋之摯不可曰元孫不能死行陳令不誅何以厲將臣哉李用和除宣徽南院使不數日又除同平章事摯言國初杜審瓊國舅也官止大將軍李繼隆功臣也晚年方得使相陛下豈可以名器而私外戚哉又言張堯佐緣宫掖以進恐上累聖德仁宗曰梅摯言事殊有體為三司户部副使以事出知海州徙蘇州入為三司度支副使拜天章

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州歲調民以備河民甚困摯以州兵代之而民獲休息入知三班院出知杭州仁宗賜詩以寵其行徙江寧府拜右諫議大夫移知河中府卒年六十五摯資性純厚不為矯厲之行平居未嘗問家業云

許元字子春泰州海陵人也少以蔭為太廟齋郎稍遷太子中舍知如皐縣元為吏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言元有材以主摧貨

元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於是范仲淹薦其能擢江淮荆浙制置發運判官既又為使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廪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歎曰此可為於乏時然

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斂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元為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仁宗嘗謂執政曰發運使總六路之廣其財貨調用幣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之擢元天章閣待制元在職十有三年已而乞守郡乃以知揚州越州又徙泰州卒年六十九

陳希亮字公弼眉州青神人也舉進士知長沙縣浮圖有海印國師者出入章獻明肅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為雩都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後為開封府司錄青州男子趙宇上書言元昊必反宰相以宇

為狂徒建州而元昊果反守自訟所部弗受即亡至京師自訟宰相怒下守開封獄希亮奏乞以守所上封事付所司其言驗不當加責與宰相爭不已守由此得釋會考殺外戚沈元吉沈氏訴之希亮坐免官盜起京西富弼薦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督捕盜賊誣向氏父子為盜梟其首于市希亮察其冤下

德贇獄德贇竟抵罪歷知宿滑曹壽四州提點江東河北刑獄入為開封府判官久之為京西京東轉運使知鳳翔府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希亮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自劾求去坐是分司西京遂致仕卒年六十四希亮為人清勁寡欲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滑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其為吏嚴而不殘

少時從鄉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希亮以女聘其子而贍恤其母終身其篤於恩義如此

吳中復字仲庶興國軍人也舉進士為招信尉金壇令知犍為縣通判潭州孫抃未識中復即舉為監察御史裏行或問其故抃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耶遷殿中侍御史裏行彈治宰相梁適罷中復亦出通判虔州未至知池州復召還宰相劉沆逐言官趙抃范師道中復論沆治溫成喪天下謂之劉彎俗謂鬻棺

者為彎則沆素行可知於是沆罷相為殿中侍御史改右司諫論賈昌朝不宜拜樞密使遷同知諫院侍御史知雜事除三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徙瀛州改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移知成德軍時方行青苗法使者至將偏行諸邑中復謂斂散固自有期止之移知成都府時議以永康軍為縣中復以為永康控制威茂不可廢其後夷人寇茂州乃復以永康為軍云遷給事中知永興軍關右大旱人多流

亡中復奏請賑卹而執政遣使案驗誣以不實坐奪一官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坐用公使違法被劾罷府事卒年六十八中復為人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

東都事略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七十六　　宋　王　稱　撰

列傳五十九

劉敞字邍父袁州臨江人也舉進士甲科為大理評事通判蔡州召試遷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仁宗賜夏竦謚曰文正敞言謚者有司之事也竦之行邪而陛下謚之以正不應法令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䟽三上仁宗為更竦謚曰文莊張貴妃追號温成皇后有

請立忌日者敞言太祖以來后廟四室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可以私昵之愛而變古越禮乎同修起居注尋遷右正言知制誥奉使契丹敞博聞彊記素知敵山川道里敵人自古北至柳河回曲千餘里敞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敵人不虞敞知皆相顧驚愧曰誠如公言自通好以來置驛如此不敢易也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敵不知名以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為言其形狀聲音

皆如所見敵人益歎其博物使還求知揚州初狄青在
兵府諸軍訛言藉藉每出小民輒聚觀仁宗不豫青益
為都人所指敞將行言於仁宗曰陛下愛青不如出之
以全終始今外說紛紛雖不足信要當無後憂寧肎青
無使負國仁宗頷之曰可語中書敞見三丞相謂曰向
者天下有大憂今有大疑上體復平大憂去矣而大疑
者尚存具以青事告之丞相唯唯敞既至州遺公卿書
曰汲黯之忠不難於淮陽而眷眷於李息朝廷皆知為

青發也京師大水彗星見青出判陳州青去之夕而彗沒自揚徙鄆州糾察在京刑獄嘉祐四年祫享羣臣上尊號敞言尊號非古也陛下尊號盡善矣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為請殆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美哉仁宗然之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預請祔郭皇后於廟詔兩制與禮官議敞曰春秋之義夫人不薨於正寢不赴於同姓不反哭于廟則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徒以禮不足故名

号闕而郭氏以后廢案景祐之詔許復其号不許其謚
與祔謂宜如詔書禮官蘇頌張洞以為景佑追復詔書
言后逮事先后親奉寢園則后初不廢又言其謚冊祔
廟並停則后應謚祔可知今既有旨復議則宜以后祔
皇后廟謚無懐襄哀悼一字為可敞曰禮於祫未毀廟
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
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敞言未幾御史言敞前議郭
后嘗云上之廢后是欲蓑人主廢后也敞因請補外除

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召還翰林治平中判太常寺敞在永興得眩瞀疾求便郡英宗曰如劉敞者豈易得哉遂出知汝州改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卒年五十敞為人明白俊偉博學自信自六經諸子百氏下至傳記小說無所不通為文敏贍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文詞典雅各得其體在長安得先秦古器數十愛其款識文字奇古因以考知三代制度與先儒所說不同者

所著春秋傳權衡說例意林總四十卷文集六十卷弟
子記五卷七經小傳五卷弟攽子奉世
攽字贛父少踈俊與兄敞同學自刻厲博讀羣書遂偕
中進士調江陰簿為國子監直講趙槩薦攽可備文館
召試優等當除直史館攽與言者有憾而執政乃擬校
勘熙寧初知太常禮院神宗手詔推求太祖諸孫屬行
尊者為王以奉太祖後攽曰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
傳天下於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為太祖

置後臣以謂太祖子唯德昭德芳二人宜從其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陛下褒揚藝祖休顯著明矣會勸講邇英者建言講官願得坐講下太常議攽曰侍臣見天子應對顧問日講論不可安坐自若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不可許或曰人臣何嘗不坐上前令使講官坐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何害攽曰不然人主命之坐與人主不命而請之逆順分矣時議者不一卒如攽言考試開封府進士程文有用小畜字者王介謂犯

神宗嫌名攽曰此六畜之畜亦嫌名也因紛爭御史劾之遂出通判泰州代還為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三司戶部判官知曹州嘗轉對言強盜減罪流配多逃還鄉里復讎殺人捕得亦死宜約古制凡強盜得貸減者皆以刖代流配盜不得去鄉里全性命神宗善之而議者以斷趾駭衆事不行曹素多盜朝廷立重法而盜不息攽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至則尚寬平務在不撓視官屬如子姪歲中盜賊衰息召為國史院編修官開

封府判官元豐初出為京東轉運使坐不按斥部吏罷知兖州徙亳州後轉運使吳居厚以苛刻致財賦豐衍擢天章閣待制俄又坐廢弛奪兩官黜監衡州鹽倉起知襄州元祐初召為祕書少監以疾求補外除直龍圖閣知蔡州召拜中書舍人卒年六十七攽為人博學守道以故流離困躓然不修威儀喜諧謔以嘲誚每自比劉向也所著文集暨五代春秋內傳國語經史新議東漢刋誤詩話錄芍藥譜漢官儀凡百卷

奉世字仲馮元豐閒為直史館元祐初為吏部員外郎
擢起居郎詔冊乾順為夏國主以奉世使西夏還天章
閣待制樞密都承旨除吏部侍郎權户部尚書七年遂
以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罷為端明殿學士知成
德軍徙定州成都府坐元祐黨責光禄少卿彬州居住
御史中丞邢恕劾奉世合劉摯傾害顧命大臣附吕大
防蘇轍遂登政府再貶隰州團練副使彬州安置後移
居道州徙光州復端明殿學士知定州又知鄭州以言

者落職知徐州提舉崇福宫以舊職致仕政和三年卒

臣稱曰劉敞學問無所不知論諫有餘為時儒宗歐陽

脩甞譬之為百鍊之英而萬物之鑑也脩敞相予以道

義其言信哉攽言行高遠名亞敞云

吕溱字濟叔揚州人也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

亳州遷直集賢院知蘇州同修起居注坐與進奏院燕

飲出知蘇州歴楚舒二州復修起居注改右正言儂智

高反詔進奏院不得輒報溱言邉防有警急一方有賊

盜宜令諸路閒之共得為備欲人不知此何計也擢知
制誥知杭州久之拜翰林學士上疏論宰相陳執中姦
邪不練達朝廷故事平居罕接士人惟陰陽卜祝之流
入臥內干與政事又歷數其過惡仁宗還其疏㨗進曰
若止用口陳是陰中大臣也請付執中令自辨遂以侍
讀學士知徐州移知成德軍坐以回易公用挾私物及
違法過受公使餽贐為轉運使劾奏落職分司西京久
之起知池州徙襄州又徙江寧還給事中集賢院學士

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為政精敏京師翕然稱之未幾以疾求解遷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卒年五十五於是神宗曰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絶迹權貴故中廢者十數年無人肯為達之者朕近擢領要務頗著風績今忽淪亡甚可嗟悼溱為人簡倨與賓客語不過數言性豪侈以故獲罪然閑敏善議論人多推許之

賈黯字直孺南陽人也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襄州還朝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上書稱薦范仲淹富

弼韓琦之賢仁宗深重之遷同修起居注擢知制誥出
知陳州移許州又知襄州父疾請解官就養未報乃棄官
而歸責郢州未赴而父卒服除亦不復責也嘉祐中入翰
林為學士知開封府於是御史中丞王疇諫官司馬光御史
呂誨傅堯俞等言黯以文藝進身不閑吏事遂罷復為翰
林學士久之遷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時用呂誨為御史知
雜誨以嘗言黯過失辭職黯奏曰諫官御史本為人主耳
目況一時公言非有嫌怨且誨初得御史乃臣與孫抃薦

舉臣知其為人方正謹厚今兹擢用甚允衆望臣得與之共事必能恊濟詔以諭誨誨遂就職時人莫不賢黯也皇子封東陽郡王官兼檢校太傅黯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為父師於體不順請自今皇子及宗室甲屬除師傅者隨其遷序改授詔兩制議如黯所奏朝論是之宰執建言請追尊濮王黯與兩制合議請以濮王為皇伯宰執不從會大雨黯上疏言水不潤下以二三大臣阿諛容悅違背經義故致此災變時論稱其切直以疾乞郡除翰林侍讀

學士知陳州卒年四十四黯有學識好脩潔無所阿附初登第還南陽范仲淹知鄧州黯謁仲淹曰黯晚輩偶得科第願受教仲淹曰君不憂不顯唯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拜其言其後黯每以語人曰吾得於范公不欺二字平生用之不盡也

沈遘字文通杭州錢塘人也以祖廕補郊社齋郎舉進士第一大臣疑已在仕者不得為第一乃以為第二其後遂以為故事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召試直集賢

院擢修起居注改右正言知制誥出知越杭二州英宗即位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為人明敏通達世務其治杭也以嚴見憚及治開封亦然每晨起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與親舊往還從容談笑以示有餘士大夫交稱其能以為且大用矣拜翰林學士遭母喪未除而卒年四十

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也為人俊邁不羣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陳州召試直集賢院修起居注遂

以右司諫知制誥仁宗崩擲上疏曰大行皇帝永昭陵依乾興制度雖未為過侈然乾興帑庫充積財力有餘可以溢祖宗舊制今國用空乏財賦不支豈可以乾興為法也夫儉葬之制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此前世之極論也竊惟大行皇帝節儉愛民出於天性無珠玉奇麗之好無犬馬游觀之樂服御至於澣濯器用極於樸陋此天下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度乃取乾興最盛之時為準獨不傷先帝平

日積儉之德乎又上疏言天子初即位四方郡國馳表稱賀例得官其子弟此必出於五代方鎮强悍朝廷苟欲結以恩義弭其不臣之患故因仍至今未知有改今天下承平庶官猥多冗濫銓選况前日既用龍飛詔書俾羣臣類進一官足以推布主上惟新之澤固不須復官其子弟以開僥幸也京師大雨水詔求直言獬上疏曰臣竊覩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求忠言然臣愚未知陛下將欲實用之耶抑欲因災異舉應故事以文之邪

苟欲文之則固無可議必欲實用之則於此時四方交章累疏繁叢委至而陛下以一日萬幾之餘未能周覽亦不過如平時章疏關機密者則留中不出繫政體者則下中書屬兵機者則下樞密院兩府覆奏又以下羣有司及郡邑卒無所施行而後止如是則有求諫之名而無求諫之實所謂應故事者等耳以臣所見謂宜選官置屬令專掌羣臣所上章疏日許兩府及近臣番休更直便殿賜坐與之從容條講其可者則熟究而行之

不可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後決之使羣言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又上疏曰日者詔諸郡敦遣遺逸之士後復廢罷臣欲乞復置此科而稍為增損蓋孔子為政必先正名漢之聘士不應召者則令敦遣就道豈有朝入科場暮為敦遣者哉宜正其名謂之舉遺逸閑歲發解後有不豫薦者開封國學及諸路各舉一人又至禮部奏名後有不豫選者許主文共舉五人並至御試時務策中等者別為一牓如以為歲增中等者差多

即乞復於進士數内減不合格者二十人以均之庶幾郡縣豪俊不至遺於草萊也出知荆南府神宗即位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王安石參知政事不悦獬宰相富弼在告遂除獬翰林侍讀學士知杭州徙青州以疾提舉鴻慶宫卒年五十一獬為文有豪氣其流輩皆不及云

祖無擇字擇之蔡州人也少從穆脩為古文又從孫復受春秋舉進士甲科稍遷太常博士至和二年詔封孔

子四十七世孫宗愿為文宣公無擇言前代封孔子之後者在漢魏曰褒尊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鄒國公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始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後嗣也乃下兩制更定美號而令世襲遂改封宗愿為衍聖公加直集賢院為三司戶部判官出知陝州召為同修起居注知制誥仁宗已復土奉虞主于集英殿無擇與知諫院司馬光奏請親虞下禮院詳議以為

宜如無擇等奏後英宗不豫令宗正卿攝事王疇除樞密副使錢公輔論其望輕繳還詞頭貶滁州團練副使無擇不即草公輔制而乞薄責之不報遷龍圖閣直學士初執政欲用無擇為翰林學士英宗弗許以為侍讀又弗許出知鄭州遷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初無擇與王安石同為知制誥時詞臣許受潤筆物安石因辭一人之饋不獲義不受以其物置舍人院梁上安石既以母憂去無擇取為本院公用安石聞而惡之以無擇為不

廉熙寧初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遣御史王子韶按治子韶小人也攝無擇對吏鍛鍊無所得坐借公使酒王百小瓶以送遺客遂責忠正軍節度副使士大夫冤之有知明州光祿卿苗振監司亦由觀望發其罪朝廷遣崇文院校書張載按治載賢者也悉為平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如此元豐中無擇復祕書監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移知信陽軍以卒

東都事略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七十七至八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胡鼎蓉

東都事略卷七十七　　宋　王稱　撰

列傳六十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也薛奎守蜀還朝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謂鎮也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鎮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為新

安簿王舉正薦召試擢館閣校勘宰相龎籍言鎭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祕閣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弊請約祖宗以来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户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

三司同制國用葬温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鎮曰常閗法吏舞法矣未閗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禮異同狀時有敕凡内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内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鎮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温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時陳執中

為相鎮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請宰相居第百官不得聞見鎮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鎮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陛

下甄别其賢者用顯之不没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至和中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為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方今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篤實陛下抜其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之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真宗皇帝時故事是也初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宫中者此天下之大慮也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者天下之

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計也臣願陛下以太祖為心行真宗故事斷于聖心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鎮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

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死所除兼
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鎮上之
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閉言已入為之甚難鎮復移
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
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
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仁宗面陳者三鎮泣仁宗
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
待罪百餘日須髮為白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修起

居注除知制誥鎮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及為知制誥正謝奏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英宗即位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鎮時判太常寺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

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以侍讀學士出知陳州神宗即位復還翰林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王安石為政變更法令改常平為青苗法鎮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閒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

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會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鎮皆封還其詔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鎮再封還之神宗知其不可奪以詔直付光鎮奏曰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鎮以蘇軾應詔而御史謝景温彈奏軾罷鎮又舉孔文仲為賢良文

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鎮甞上
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顔復立
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曰臣言青苗不見
聽一可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可去今有人言獻
忠與獻佞孰是必曰獻忠是納諫與拒諫孰是必曰納
諫是蘇軾與孔文仲可謂獻忠矣陛下拒而不納是必
有獻佞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也若李定避持服遂不
忍毋是壊人倫逆天理也而欲以為御史御史臺為之

罷陳薦舍人院為之罷宋敏求李大臨蘇頌諫院為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師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掎摭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以此事理觀彼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陛下聰明之主其可以逃聖鑒乎言青苗則曰有見効者豈非歲得緡錢什百萬緡錢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民猶魚也財猶水也水深則

魚活財足則民有生意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臣知言又觸大臣之怒罪在不測雖然臣嘗以忠事仁祖仁祖不賜之死才聽解言職而已以禮事英宗英宗不加之罪才令補畿郡而已所不以事仁祖英宗之心而事陛下是臣自棄於此世也安石怒落翰林學士以戶部侍郎致仕鎮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

敢忽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壮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哲宗即位遷光祿大夫英宗登極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即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鎮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禧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哲宗即位鎮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鎮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而鎮未嘗以語人雖顏子不伐善介子推

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鎮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
且召鎮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固辭改提舉崇福宮數
月告老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
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鎮與司馬
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後
神宗詔鎮與劉几定樂鎮曰定樂當先正律神宗曰然
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
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鐘而

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致仕請太府銅為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哲宗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奬以樂下太常樂奏三日而鎮卒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忠文有文集正言樂書國朝韻對國朝事始東齋記事凡百餘卷鎮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義色和而語壯為文清麗簡遠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流

傳契丹契丹謂鎮爲長嘯公云猶子百祿從孫祖禹
百祿字子功父鍇爲衛尉寺丞鎮之兄也少力學中進
士第又中制科治平中以祕書丞知濛陽縣熙寧間擢
提點江東刑獄徙利州梓州兩路加直集賢院召還同
知諫院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許令告匿户令雖有手
實之文而未甞行蓋謂使人自占必不以實告而明許
告訐人爲仇怨則禮義廉恥之風衰矣五路兵置三十
七將許辟召布衣爲叅謀百祿曰今大師未命而已除

将佐有以恩澤用者有以瘵敗汉者有未嘗經戰陳者有以故羣盜得官者願詳覈其素叅用之又列其甚無狀者十四人願依畿縣舊例将佐專教閱餘付之州縣而罷叅謀神宗納之宗子世居謀不軌命百禄同徐禧治其獄百禄坐欺同落職監宿州酒税語在禧傳久之為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徙知唐州入為司門郎中遷吏部除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除刑部侍郎有以強盜及故殺鬬殺情可矜者讞于朝法官援例貸免司馬光曰

殺人不死則法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而以為不疑原情而以為無可閔則不可今必處死則二殺之科自是無可疑與可閔者矣百祿在刑部用法多所平反遷吏部侍郎自元豐河決小吴元祐初水官請回河故道命百祿與趙君錫同行視百祿以東流髙仰不可回乞罷修河司以省大費其事遂寢進翰林學士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僚屬以圄空欲百祿言於朝百祿曰千里之圻而無一人之獄此上德所格豈尹功邪

復召入翰林兼侍讀拜中書侍郎是歲郊祀議合祭天地呂大防蘇頌以合祭為宜百祿曰神宗以圜丘無祭地之理遂考求先王典禮止祀上帝配以太祖今未可輕改明日大防等復論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百祿又言祖宗圜丘合祭皆是循用後代權時之制不合舊典大防曰百祿之言雖是典禮未易遽行太皇太后以大防言為然乃已熙河帥范育請進築汝遮納迷結珠龍川三城百祿曰此必爭之地我既城之賊馬時出

居民豈得安全後欲弃之則城費已甚必不可與邊害
何時休息右相蘇頌以稽留除書罷政百禄亦以資政
殿學士出知河中府徙河南未行卒年六十五贈銀青
光禄大夫所著詩傳文集内外制奏議凡八十卷後與
元祐黨云
祖禹字淳父祖錯父百之太常博士祖禹舉進士為校
書郎知龍水縣司馬光辟同編修資治通鑑凡十五年
書成光上章稱薦曰臣誠不及也由臣頑固纂次淹久

致其沈淪而祖禹安恬靜默若將終身者除祕書省正
字神宗崩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以君服
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
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而人君遂
以不為三年之喪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
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
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
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皃

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為之制禮也今羣臣雖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無服也祔廟後即吉才經八月耳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

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為羣臣
朝服止如今日而未服衰至朞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
朞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朞服可也至於禫不
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
之制略如古矣擢右正言呂公著為左丞祖禹以壻嫌
改著作佐郎為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侍講上疏
太皇太后曰今祥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內外一
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臣以謂珠璣金玉之飾錦繡纂組

之工凡可以蕩心悦目者不宜有加於舊增多於前也
皇帝方嚮儒術親學問睿質日長聖性未定覩奢則奢
覩儉則儉凡所以訓導聖德者宜動皆有法不可不戒
若崇儉敦朴以輔養皇帝之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
不聽淫哇之音非禮勿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
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也神宗服除故事開樂置故祖
禹上疏言君子之於喪服以為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
若以開樂故特設宴則似除服為慶賀非君子不得已

而除之之意也請罷閑樂宴惟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哲宗從之擢起居舍人辭不拜時以夏暑罷講祖禹上疏曰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為急陛下今日學與不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即專權利矣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君將濟其所欲

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臣竊為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為急召試中書舍人又辭不拜遷右諫議大夫兼實録院修撰蔡確既已得罪祖禹上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一時極意後必有悔用刑寧失之於寛不可失之於急寧失之於略不可失之於詳自乾興貶丁謂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且丁謂見在相位故朝廷有黨不可不出今確已罷相數年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

素懐姦心為衆所知者固不逃於聖鑒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為黨確而逐之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也又因對勸哲宗以辨邪正曰比年以來大臣以兼容小人為寛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望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位為他習所患復除中書舍人又力辭時遣都水監李偉分導大河入孫村口歸故道以解下流之急偉

因欲塞宗城決口及移深州之費回大河歸故道祖禹上疏極言河無可塞之理既而遷給事中猶力言之以為今河役不息工費漸大臣竊謂功必不可成恐枉費國財民力朝廷卒從其議俄聞禁中覓乳媼祖禹以哲宗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力勸哲宗進德愛身又上疏勸宣仁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后諭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禹復上疏臣所言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為戒太皇太后保護皇帝安身正心久遠之慮

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臣待經左右而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存形迹不知忌諱發於誠心愛上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雖言無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因聞虛語以為實戒則四海生靈動植之類永被其福矣改禮部侍郎進翰林侍讀學士知國史院事又為翰林學士宣仁登遐哲宗親政祖禹上言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

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既而外論恟恟在位者多自引去祖禹力陳治道之要古今成敗之理與夫小人之情狀反復激切以感動上意因請外遂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紹聖初言者論祖禹所修實錄以為詆斥先帝又以祖禹為朋附司馬光及論乳媼事以為離閒兩宮初提舉明道宮繼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再貶韶州別駕賀州

安置移賓州再移化州卒年五十八初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之治亂故學者尊之目祖禹為唐鑑公子仲温

臣稱曰孔子謂仁者必有勇信哉觀鎮首陳大計以安宗社中引古義以排政府最後以言不從遂致為臣而歸非有仁者之勇疇能爾哉夫學以古今成敗為議論仕以正君惠利及人為忠賢顧義自重不求茍合遇事輒發不為利奪此則范氏之家法也哉

東都事略卷七十七

東都事略卷七十八

宋 王稱 撰

列傳六十一

呂誨字獻可端之孫也幼孤力學性沉厚不妄交游舉進士稍遷著作佐郎知翼城縣僉書定國軍節度判官知大通監召入為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兖國公主下嫁李瑋薄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訴於仁宗誨奏宿衛不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門者不當聽入并劾

奏公主閤宦者黨逐之彈樞密使宋庠不稱具瞻之望庠罷而以陳升之爲樞密副使誨與唐介趙抃論升之交結中人不可大用昔商鞅因景監見而趙良寒心況在盛明之朝姦邪進用衆所共惡此臣之所甚懼也章十八上卒與升之俱罷誨知江州上疏請早建儲嗣韓琦等以誨及司馬光疏上遂定議以英宗知宗正寺久之復召還臺英宗即位爲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英宗不豫慈聖光獻皇后同聽政内侍任守忠久用事于中

英宗之立非守忠意乘此與其徒閒諜兩宮造播惡言

中外恟恟誨上英宗書曰仁宗皇帝擢陛下於公族授

之以大器皇太后鞠育聖躬保護成德功得為重矣恩

得為厚矣陛下報之之道為何如哉陛下違豫以來所

上湯劑未用服餌日度一日殊不知誤天下之大且百

金之子猶有倚衡之誡而萬乘之貴豈無保邦之慮耶

矧又聞流議騰沸謂陛下視朝之後燕適宮中言動無

節執喪之禮未至奉親之道未盡果如此乃陛下不以

繼承為念忽先帝顧託之命忘聖母鞠養之恩何以上奉宗廟率教于天下也又上慈聖書曰皇帝自潛德之初殿中鞠育保護者三十年先帝厭代殿下掌握機柄佐佑聖嗣克安天步中外頼焉比聞皇帝疾未間言或荒忽而小人乘勢陰為閒諜臣願殿下廣乎容納之度忘其惰慢之禮親閱湯劑力為調治彊之以嚴威示之以恩愛如此人神和悅不然三十年保育之功一朝而棄臣竊為殿下惜之英宗疾久未平誨乞早建東宫以

安人心既而英宗小瘳諫默未可否事誨屢乞親萬機
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又請太后間數日一御東殿漸
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請英宗親出禱雨使外釋
疑然后既歸政誨復言於英宗曰太后輔佐先帝久閲
天下事多矣事之大者猶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
專以報盛德韓琦等再用定策功遷官誨上疏論之曰
陛下以琦等有定策之功褒嘉稠疊其如先帝何其如
太后何數大臣者向來雖有建議之請果為宗社計邪

徽今日福邪貪天功以為已力古人羞之又曰臣觀韓琦等制以謂功逾周霍則亦近乎虛美矣周公大聖固不當擬倫敢以霍光之事明之霍光擁昭立宣宣帝益光國封詔云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褒嘉之語止是而已今之草制以建儲定策始終之議皆自琦等是大寳之位係人臣之力於義可乎任守忠諜不售而懼乃更巧為謟諛求自入誨曰是不可久處左右亟言守忠前後罪惡竄逐之因言大姦已去其

餘嚮日憑恃無禮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
兼侍御史知雜事執政建議推尊濮安懿王誨率僚屬
極陳其不可遂彈歐陽脩首建邪議上負先帝累濮王
以不正之號陷陛下於過舉之譏并劾奏韓琦曾公亮
趙槩附會之罪積十餘章不聽乃求自貶又十餘章仍
率其屬以御史敕告納上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其位
英宗重違大臣意章留中不下以敕告還之屢詔令就
職誨稱濮王典禮未正不敢奉詔具錄所上奏草納中

書因即請罷乃出知蘄州徙晉州加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召爲鹽鐵副使神宗素聞其強直除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始朝廷用种諤收復綏州議者欲留綏以固橫山之地及別與西人商略以綏易安遠塞門等處誨請罷种諤不納二砦并還綏州勿幸小戎之災務全中國之體以紓邊患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王安石參知政事多變更祖宗法專務斂民財誨屢諍不能得乃上疏悉陳其過失曰臣謹按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

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臣畧舉十事安石向在嘉祐中舉
駮公事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入謝倨傲不從迄英
廟朝不修臣節慢上無禮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遜
避不已自為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
獨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
恭於後好名欲進二也安石侍邇英乃欲坐而講説欲
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不識上下之分要君取名
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

留身進說多乞御批用情罔公四也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安石為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五也安石入翰林未聞薦一士首稱弟安國之才朝廷比第一人推恩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遂罷中傷秉政未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背公死黨六也丞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于外皆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敕本朝故事未之或聞專威害政七也安石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衆非安石而是介介

忠直自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憤懣而死自是畏憚者
衆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陵轢同位八也小臣
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外邸離間之罪固不容誅而
安石數進危言以惑聖聽朋姦附下九也今邦國經費
之要會在於三司安石與樞密大臣同制置三司條例
諸路雖名商榷財利其實動揺天下有害無利十也臣
誠恐陛下悦其才辨久而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
辨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漸去亂由是生臣竊憂

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濱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偽神宗遣使諭解誨執之愈堅且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安石進説願少加澄省乃罷中丞出知鄧州誨雖在外遇朝廷事猶言之不置時方行青苗助役謂之新法誨兩上章條陳其不便又上書曰臣聞治天下審所上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今大臣不能遵守法度以尊崇王室小臣得以智計謀身遂合時務比來新進之

用朝奏暮召小言一入遂要大利皆自謂不同世俗乃曰賢人舉必立異是非相反談兵者以起事攘奪為禦戎之策言利者以年歛朘削為惠民之術因上之論類如此一有攻其利害隨而黜逐之是持峻法以固新令將杜天下之口虧損盛德莫大於此會有疾乞閑官提舉崇福宫誨因上章乞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實陰陽有順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

肢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跋盭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不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是思納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退政蓋以身疾而喻朝政之疾也誨既致仕久之而卒年五十八誨家貧自奉薄甚常分奉之半以給宗族之孤嫠者為言職前後皆以彈奏大臣不去不已天下推其鯁直王安石初執政神宗虛心敬信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為可致太平誨獨言安石不可用極力劾奏將對

於崇政殿而司馬光侍講邇英閣亦將趨資善堂與誨相逢光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勸止其疏誨正色曰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邪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光曰今日之論未見不善之迹更加籌慮可乎誨曰上新即位富於春秋所與朝夕謀議二三大臣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

及顧可綬邪章卒上誨由此罷其後言者相繼斥逐百姓患苦安石變法於是司馬光乃服誨之先見元祐初呂大防范純仁奏誨忠於先朝有不撓不回之節欲望優加贈典録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後詔贈通議大夫以其子由庚為太常寺太祝自誨罷去御史劉述劉琦錢顗繼以言安石被黜

劉述字孝叔吳興人也舉進士累擢至刑部郎中為京西轉運使召為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王安石始參

知政事述上疏論當今所宜先者其疏曰臣聞帝王之
接物也貴以至誠為先權數不足任也夫惟至誠為能
終始萬物為能事神接人行之至者雖金石無情猶可
以動之況其有知者乎是故人君以至誠接於下則臣
下以至誠事其上若夫權數以臨人而不由至誠則人
亦將以不誠事之非所以感人心之道也非徒不足以
感人心則又將有輕朝廷之心也故夫任權數者醇德
之病中人用之已為非宜況人主之尊乎臣恐輔導之

臣有以此術開陛下者陛下信而行之適足為累耳其於盛德未見其補也臣又聞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羣言為用而陋儒之論以為必操獨斷之權使威福必出於巳臣下不得而與之然後人君之道尊烏虖其亦不思甚矣夫萬幾之叢脞臣庶之夥繁而欲一一聰明斷之非所前聞也夫所謂獨斷者謀之於衆而斷之以巳爾非謂勿詢於下而獨出於上之謂也弗詢於下而獨出於上是為自用耳人君自用使事事能中其理猶

得罪於古人又況未能盡然乎臣恐輔導之臣有持此說誤陛下者陛下信而行之適足為累耳其於盛德未見其補也臣又聞人稟一元之氣而生所稟有厚薄故其質有美惡之别焉若辨與訥出於自然非美惡之所繫也是故其質美矣而其辭訥焉不害為君子其質惡矣而其辭辨焉不害為小人知人之術當視其質性何如不當較其辨與訥此漢文帝所以不拜嗇夫也臣願陛下以文帝為鑒不貴嘵嘵巧辨之人使中外聞之不

敢飾虛言以來應天下幸甚臣又聞王言惟作命命一出則天下風行而景從之不可不審也今夫令之出也下未及行而已追改之矣一有使令也其人未及往而已易之矣此李布所以窺文帝淺深也臣願陛下以文帝為戒務持重毋易由言研慮於内諮謀於外計其可久而必行之天下幸甚陛下躬攬萬機動踰宵旰而未嘗休息彼之所謂輔弼之臣其閒才力必有不堪其任者不然何致陛下勤勞之至也臣願陛下察其不堪任

者而絀之舉賢才而屬之毋使天下日入於不治竊譬之於人有疾病也初在腠理不治已而傳至血脉藥石之功猶可以及之於斯時也又忽而不治浸淫至于膏肓雖有俞扁亦無如之何也已恭惟陛下首推至誠以御下而不繇權數博詢衆智而不任獨斷不㫋口給之人不審再三之令精求蹈道富才忠力者而委任之然後血脉之疾可除而藥石之功加于天下矣既而安石定誅殺聽首之律述率同僚丁諷王師元封敕還中書

至於再於是御史中丞呂誨請如刑部議卒莫能奪故謀殺而聽首天下非之既而述與同時御史劉琦錢顗極論安石又獨論中執法舉屬不拘秩任非祖宗法安石怒琦顗貶監當而劾述與諷等不奉法之罪翰林學士司馬光上疏曰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之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天下之心也夫紲

食鷹鸇求其鷙也鷙而烹之將安用哉今琦顗所坐不過跡直比以迕犯大臣遂黜為監當臣竊恐來者側目箝口以言為諱威福移於臣下聰明有所壅蔽非國家之福也臣願陛下赦劉述等勿治其劉琦等别與除一本資序庶幾稍息羣議不報諷等咸誣伏述獨謂朝廷不當劾言事官卒不承貶知江州後數年而卒

劉琦字公玉宣州宣城人也錢顗字安道常州無錫人也俱以進士第熈寧初琦自通判歙州召為侍御史顗

自知爲程縣召爲侍御史裏行王安石初得政專肆胷
臆輕易憲度侵奪三司利柄而曾公亮依違固寵畏避
不言琦顗與劉述上疏以爲安石自應舉歷官以来莫
不知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天下士人心無不
歸向謂之爲賢陛下亦聞而知之遂致位公府今遭時
得君如此之專當以平時所學仁義之道啟沃上心以
廣聖德今乃首以財利之議務爲容悦言行乖戾一至
於此剛很自任則又甚焉不知安石之心待陛下爲如

何主也陛下天資英悟不世而出堯舜至治指日可復今反以霸國諸侯之術唐室衰世之事誘惑上聽何不恭之甚也臣等願陛下奮乾剛之斷罷安石重任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被遇三朝自當悉慮竭忠以身許國反有畏避安石之意陰自結援更相稱譽以固寵榮致安石奏對之際唯肆强辨多生橫議豈執政大臣之體乎況公亮久妨賢路無補時政亦宜罷免安石怒貶琦為監處州鹽稅顗監衢州鹽稅顗將出

臺於衆坐罵同時御史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特以王安石昔居憂金陵君為幕府官奴事安石以故得為御史今日亦當少念報國奈何專欲附安石求美官顗今得罪分當遠竄君在後為美官自謂得策即我視君犬彘之不如也遂拂衣上馬貶官後數年琦起為通判鄧州顗徙秀州而卒卒時琦年六十一顗五十三

臣稱曰呂誨正色立朝有蹇蹇匪躬之節論大政爭大

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誨有言責不得其言則去於
職業俯仰無愧矣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黜誨亦然哉

東都事略卷七十八

東都事略卷七十九　　宋　王　稱　撰

列傳六十二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也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蚤有盛名博聞强記為文動筆如飛觀者服其精妙舉進士高第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召試館職固辭乃知鄞縣安石好讀書三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

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為相薦安石恬退不次進用可以激奔競之風尋再召試又固辭乃以為羣牧判官出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提點江東刑獄入為三司度支判官獻書萬餘言極陳當世之務居頃之除直集賢院累辭不獲命始就職除同修起居注固辭不拜遂除知制誥自是不復辭官矣以母憂去服除英宗朝累召不起神宗即位除知江寧府召為翰林學士初入對神宗曰方今治當何先安石曰以擇術為先神宗曰唐

太宗何如安石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不盡合先王但乘隋亂子孫又皆昏愚所以獨見稱述堯舜所為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常以為髙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以中人為制也神宗曰卿所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神宗留安石坐曰有欲從容與卿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鄭公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

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夔稷禼陛下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禼傅說之賢亦必為小人所蔽因卷懐而去耳自古患朝廷無賢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故也好近小人則賢人雖欲自達無由矣神宗曰自古治世豈能使朝廷無小人

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乃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禼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未幾除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安石既執政神宗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曰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神宗曰朕察人情比於卿有欲造事傾搖者朕常以呂誨為忠實毀卿於時事不通趙抃唐介數以言

扞塞惟恐卿進用卿當立變此風俗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陳升之同領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繼興矣常平倉法以豐歲榖賤傷農故增價收糴使蓄積之家無由抑塞農夫須令賤糴凶歲榖貴傷民故減價出糶使蓄積之家無由邀勒貧民須令貴糴物價常平公私兩利也安石以常平法為不善更將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户令出息二分置

提舉官以督之古者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安石以為百姓惟苦差役破產不憚增稅乃請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嚮者役人皆上等戶得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安石乃使之一槩輸錢於是賦斂愈重市易之法聽人賖貸縣官貨財以田宅或以金帛為抵當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什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甲之法始因戎狄驕傲侵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拓之志故置保

甲乃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又令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閱每一丁教閱一丁及諸縣弓手亦皆易以保甲其保甲習於游惰不復務農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比監司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立賒貸之法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而天下騷然矣自安石變法以來御史中丞呂誨首

論其過失安石求去位神宗為出誨御史劉琦錢顗劉
述又交論安石專肆胷臆輕易憲度殿中侍御史孫昌
齡亦繼言皆坐貶同知諫院范純仁亦論安石欲求近
功忘其舊學罷諫職呂公著代呂誨為中丞亦力請罷
條例司并青苗等法諫官孫覺李常胡宗愈御史張戩
王子韶陳襄程顥皆論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前宰
相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乞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
法行之奏至安石稱疾求分司神宗不許時翰林學士

司馬光當批答安石指言光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神宗諭安石曰詔中二語乃為文督迫之過而朕失於詳閲當令吕惠卿諭旨翌日安石入謝因為神宗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流俗相為輕重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為輕重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為是於陛下

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於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神宗以為然安石乃視事熙寧三年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御史中丞楊繪御史劉摯陳免役之害坐黜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皆以忤安石罷知雜御史謝景温初附安石亦以不合去六年命知制誥呂惠卿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而以子雱兼同修撰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安石率羣臣入賀神宗解玉帶賜之

以旌其功慈聖光獻皇后宣仁聖烈皇后閒見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亂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安石裁損之安石重為解乃已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安石不悅求避位遂拜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三經義成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初呂惠卿為安石所知驟引至執政安石去位惠卿遂叛安石洎安石再相茍可以中安石無不為也會安石

子雱卒安石力求去九年拜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安石丐奉祠以使相為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又辭使相乃以左僕射為觀文殿大學士元豐三年封特進改封荆國公安石退居金陵始悔恨為呂惠卿所誤每歎曰吾昔交游皆以國事相絕意甚自愧也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薨年六十六贈太傅紹聖初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廷崇寧三年配享文宣王廟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元年停文宣王配享列于從祀後又罷安石

配享神宗廟而奪其王爵初安石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歳為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日以經試于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先儒傳注既盡廢士亦無復自得之學故當時議者謂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已安石又著日錄七十卷如韓琦富弼文彦博司馬光呂公著范鎮呂誨蘇軾及一時之賢者重為毀詆而安石不卹也安石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

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已意辨論輒數百言衆
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
卹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久之以
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八年不復召而恩顧
不久衰云弟安國安禮子雱
安國字平甫自丱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為文語皆驚
人神宗即位近臣薦其才行為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
西京國子監召對神宗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之文帝

何如主也對曰賢主也神宗曰但惜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夜入未央宫定變故於呼吸俄頃之際恐無才者不及是然能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内興於禮義幾至刑措使一時風俗耻言人過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神宗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也對曰王猛睚眦之怨必報專教苻堅以峻刑法殺人為事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

為法又問安石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神宗默然久之除崇文院校書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初吕惠卿諂事安石安國惡之一日安石與惠卿論新法于其第安國好吹笛安石諭之曰宜放鄭聲安國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深銜之乃因鄭俠獄陷安國見俠傳安國坐非毁其兄放歸田里歲餘而卒年四十七有文集六十卷元祐中復祕閣校理子斿
安禮字和甫中進士第召對神宗欲峻用之以兄安石

當國乃為崇文院校書久之直集賢院出知潤州移湖州為開封府判官同修起居注故事左右史記言動無得輒有所陳至是許直前奏事召試知制誥彗星見安禮上疏曰和氣致祥乖氣致沴意者執政大臣是非好惡不遵諸道乘權射利者不察上恵養元元之意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殆有以召星變臣願陛下省不急之役作紓不勝之工力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應天以實者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事至輒斷庭

無留訟久係待辨者一切論決京師稱治元豐四年拜
尚書右丞遷左丞御史言安禮在湖潤與倡女共飲遂
罷以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遷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徙
揚蔡二州言者論其貪落職知舒州復資政殿學士再
知揚州改永興軍太原府卒年六十二贈右銀青光祿
大夫安禮姿貌魁偉有口辨嘗以經綸自任而濶略細
謹云
雱字元澤未冠著書已數千百言舉進士為旌德尉作

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有以雱書聞者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説書被旨撰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雱病疽已彌年辭不拜卒年三十三贈左諫議大夫詔即其家上雱所著論語孟子義雱論議刻深常稱商君以為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嘗勸安石誅不用命大臣安石曰兒誤矣政和三年封臨川伯從祀文宣王廟雱無子以族人之子棣為後徽宗時為顯謨

閣待制

臣稱曰安石之遇神宗千載一時也而不能引君當道乃以富國強兵為事擯老成任新進黜忠厚崇浮薄惡鯁正樂諛佞是以廉恥汨喪風俗敗壞孟子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豈不然哉烏虖安石之學既行則姦宄得志假紹述之説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禁錮忠良卒之民愁盜起社稷為墟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悲夫

東都事略卷七十九